

目 录

- 《中原早春》第二章，开封火信……………符元亮（ 1 ）
- 忆郝印吾同志……………刘占杰（ 28 ）
- 庙坡——栾川文化的摇篮、
革命的发祥地……………马洪恩（ 31 ）
- 我与三川地下党……………吴国庆（ 35 ）
- 记闵天序抢救新四军伤员的事迹……………聂维鑫（ 41 ）
- 怀念名医张景铭先生……………段海山（ 45 ）
- 平营长将计就计斗敌顽……………任清范（ 50 ）
- 贾培元先生生平事略……………贾义钧（ 54 ）
- 栾川剿匪片断……………白殿文（ 59 ）
- 豫西军政千校追忆……………李延绍（ 63 ）
- 中原大学校友在栾川……………陈右楛（ 69 ）
- 栾川一中建校四十年……………刘志光（ 77 ）
- 清末民初豫西土匪活动纪实……………佚名作者（ 85 ）
- 对《清末民初豫西土匪活动纪实》
的几点质疑……………黄位中（ 126 ）
- 民国二十年剿掠豫西群匪覆灭记……………黄位中（ 133 ）
- 李起凤通匪铁证……………黄位中（ 143 ）
- 民国初年两次“清乡”记略……………黄位中（ 145 ）
- 贾义才匪杆在庙子剿掠事实……………黄位中（ 147 ）

孟广彪、冉相禄、梁维杰拉杆始末·····	黄位中 (149)
“海八杆”始末·····	刘占杰 (151)
丑日恭轶事·····	孙光裕 (153)
孙耀峰事迹片断·····	常琦生 (155)
“冯困”在澉头·····	谢绍安、柴玉善 (157)
从栾川出土文物看栾川历史传说·····	贾翰如 (162)
栾川的土地改革·····	赵三杰 (163)
近代的两次大灾之年·····	常书泽 (177)
怀念先父常志箴·····	常肖苏、常育生 (185)
常氏墓园记述·····	王 焯 (198)
常母关太夫人墓园修建记·····	常琦生 (213)
三川街沿革和十八家集市考·····	杨荣和 (217)
牛保太打虎·····	任清范 (221)
白石崖观瀑·····	徐宣武 (224)

中原早春

第二章

开封火信

第一节 符元亮

怀念潘田言、胡齐民两位良师

一九二八年夏，我考入省立开封一中。这个学校每期收五元学费、两元杂费。家境困难的我，只好试用勒紧裤带的办法，每天吃饭，不敢在学校打伙，跑到街上零买着吃。不管肚子饱不饱，反正每天伙食只用一角钱（当时一角钱能换八十枚铜元）。早饭和晚饭，各用二十枚。下余四十枚中午可以买到一碗杂面条，填满肚子。

我看到往龙亭去的午朝门街，有一处只卖红薯小米粥和高粱窝窝头的饭铺。我决心于下课以后，不远五里，跑来就食。谁想到这个饭店，桌桌满座，尽是推小车、卖柴草以及前面由小孩牵着来的瞎眼算命人。都是吵吵嚷嚷，啃着上部半圆、下部内空，看来个儿较大的高粱窝窝馍。想不到，这个饭店恰和省立开封女师是对门。中午下课时间，那些上身穿着洁白短衫腰间还围着褶叠黑裙的女师同学们，也来挤挤扛扛，争买高粱窝窝吃。这时，我不由想起唐代诗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的慷慨呼声。

相国寺前，盖起了个大戏院，省府当局命名为“人民大

会场”，这算是北伐胜利后的新气象。我们学校，还派来军事教官，每周除增加军事训练外，还讲授三民主义。国文教师，得意洋洋地讲《桃花源记》和《五柳先生传》。这些都是我在私塾时已经熟读百遍的。这样，我就能挤出较多的时间，把数学、英文、史、地等科，认真学习，以致到本学期考试时，我的学绩平均分数，都在九十五分以上。受到学校免费奖励。

但是，精神方面，这一时期是非常苦闷的。那时，开封较大的书店，只有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前者印售的，多是四库全书一类古籍，后者经售的，尽是学校课本。此外，书店街还有几家小型书社，陈列的尽是《曾国藩全集》、《吴稚晖言论集》以及陈公博著的《三民主义理论之体系》一类书籍。有一次，我俭省了几个钱，只好选购了“胡适文存”和“浮生六记”课外暂读。

我们宿舍的隔壁，住着一位怀庆府的同学叫田玉振的，他因家庭困难，每天只吃早晚两餐，平时从不轻易和人交谈。大部课外时间，总是伏案低诵玉梨魂（一本浅文言写出的文艺）。他读时音调凄凉，有时声泪齐下。不久，他竟不声不响地退学回家了。走后，引起不少同学的怀念。

一九二九年秋期开学了。这个假期中，学校布置的国文作文是两篇：一篇命题“我的将来”，另一篇是自由写作。秋期开学以后，我班国文教师换为一位约三十岁、圆圆黑脸的潘田言先生。潘老师上课时，很少照着政府颁印的国文宣讲。有时是先报告当前时事，有时是讲说几段历史故事。当他讲《孔雀东南飞》时的课文，就叫改编为话剧，利用星期日演出。他还和本学期同时新来的教三年级国文的教师胡齐民先生，领导同学们组织编印校刊。想不到六十来页的校刊的第

一期，头两篇登的都是我的文章。第一篇是暑期我的作文《我的将来》。其中主要是说，在国弱民贫的中国，对自己的将来，确说不上有何计划，也决不可以象浮萍一样，随水之行，而作东、西、南、北之流。咱中国以前以农主国，而且农民占同胞中的绝大多数，以此，我决定自己的将来，是以农民服务为目的。

第二篇是我用“中真”的笔名，以“门外”为题目，写过去我家断炊，哥哥叫我去堂叔家借了一碗玉米糝。当时，堂婶是满脸怒气地借给我的。不防我刚走出他家门，她家的恶狗猛然追来，还把借给我的粮饭和碗，一齐摔破在地（这是写事实的故事）。校刊第一期登载了两篇我的文章。于是，全校同学都知道了我的名字，并且，有些较熟识的人，还对我取笑，说“伏牛山顶的人，竟在开封吃了开。”但对我终生有决定意义的，倒是潘田言和胡齐民老师，开始注意了对我的教育和培养。

一天，学校的布告栏里，公开贴出没写明发起出处的布告：征求有志于钻研社会科学的同学们定于本星期日上午八时到校务处参加社会科学研究会。这时，我的思想，还是很糊涂的，对社会科学了解浮浅；对社会问题，无力分析。更不敢妄想能加以科学地研究了。不料潘田言老师前一天对我说：他已经把我的名报上。记得到开会时间，我走进三间房的会场时，里面已坐了四十多人。我认得是校务主任简贯三和教师胡齐民，陈柏年和潘田言，同学方面，除我班有信阳人肖汉荣和卢氏人史作书，其余尽是外班同学。开会后，首先发言的是简贯三主任。我记得他讲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他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去了，但目前帝国主义们为重新瓜分世界市场，又在准备更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时，他虽然没有提到也没有料想到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何

年爆发，但他津津谈了一点半钟。结论是：中国必须发奋自强。不然，二次世界大战中，有被列强瓜分之虞。会后才知简贯三先生是武汉大学毕业的学生。北伐战争中，他受过革命思潮影响。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消极寡言，默然当起教师了。今天他的发言，对于同学们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还是有所启发的。

陈柏年老师，只向大家讲解了什么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以及次殖民地。他后来又解释了什么是布尔乔亚（资产阶级）和什么是普罗列他列亚（无产阶级）。同学们都静坐细听。后来到胡齐民老师发言时，他先从旧军阀和新军阀说起，并提出什么是我们国家从辛亥革命以来，年年不断军阀混战的根源。这时各位同学们，发言都很踊跃。有的还提问：蒋介石为什么要暗刺廖仲凯？也有的提问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对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关系。

我记得，这些同学们提的问题，老师们都酌有解答。而其中以胡齐民、潘田言二位解释的比较明晰。我第一次参加了这个盛会，可以说初步澄清了一些我对于国民党、蒋介石所以高喊国民革命的糊涂认识。并且使我明白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是中国军阀连年混战的根源。此外，我这时又多认识了几位思想进步的同学，从此，我在这些良师益友的熏陶下，从一个读死书的苦学生，变成了一个有革命理想的青年了。

两个星期以后，还是以潘、胡二位老师为主体，召开了第二次社会科学研究会。我记得在他们的启发下，讨论的面更宽了：从乌托邦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从苏联十月革命到东方冰山一样的我们中国革命的前途……就在这次会后不久，由临颖县人三年级同学海观澜的介绍，我参加了青

年反帝大同盟。

此后，我比较认真地读到了一些进步书籍，逐步树立了对社会、对人生比较正确的认识，随之知道应该怎样认识周围的人和对付周围的人。

我们的宿舍，共有八个床位。学校规定：按学期考试成绩来排列床位。第一个床位，是第十二班按学绩被排为倒数第一的段时钦。暑后初开学时，我见他生活脱略，连头发也象老母鸡窝一样，也有些轻视他。可是相处日子较久，才发现他一味重视数、理、化功课。尤其最爱钻研电学。他的桌上和书斗里，摆的、装的尽是和电机有关的线圈、螺丝。每晚学校熄灯以后，他总是用设在他床头自制的小电灯，阅读到深夜。而对于国文、史、地以及三民主义等功课，他总是既不上课，也不补习。我看出他学有专长，志有偏好。学期考试成绩的好坏，不能以此作为判定人的标准。于是，我对他产生了敬重之意。

此外，还有光山县的同学秦德瑞，也值得一提。他的学绩在我班名列第五，年纪比我小一岁。他平时沉默寡言，经常读南唐二主词。每逢课余，他总是缠绵哀凄地吟起“举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和“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等词句来。我们宿舍，还有个偃师人李廷瑜、卢氏人史作书两位同学，思想比较进步。每当我们提到苏俄如何共产党如何，这位轻易不肯说话的秦德瑞，就是口中正读着“小楼昨夜又东风”，也立即停句，转用恶狠狠的态度说：“妈那×，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我们当时不敢和他强作辩论，后来才知道他祖上出过道台官。家中买了三百石稞。（予南地主买地，不是按亩数多少，而是按每年收交稻谷稞租石数论价的），近几年，他们光山县的农民，受到共产党的影

响，常有抗租情况。我们才了解到他骂共产党的原因。

这时，我自觉已是反帝盟员，生活与学习，更觉有新的意义。每晚，我经常读书到十二点后。高尔基的《母亲》以及从美国翻译的《屠场》和《石炭王》，我都通读过。

突然，传来了震惊人心的消息：据说几天前，开封高中的同学们，不堪学校当局的封建压迫，发动了一次反抗行动。有几位同学，把教室玻璃打碎了几块。国民党省府的反动头头们，立即派出成营的武装去镇压。他们搜查两个带头反抗行动的学生，硬说就是煽动学生的共产党分子，当即不问青红皂白，竟把这两个同学枪毙在开封高中大门口的路上。反动派的疯狂毒辣，进步青年的血肉横飞，使我们学校有正义感的同学们，相见以目，互表痛愤。连平日只知啃书本的同学们，也为之唉声叹气。

恰在这时，我们一中的军事教官，每日早晚集合，象故意乘势向同学们示威一样，天天大骂共产党是专门破坏社会秩序，危害国家民族的败类。连我们的训育主任，白天和同学们相见，总是笑容可掬。而每逢灯熄入静，他就蹑足轻步，遍窥学生寝室，暗查有无他所需要了解的不轨动静。有时还偷偷查同学书斗中是否有左倾书籍。连平时只教美术、专写静物的老师张巨彬和不需要看书本闭目就能背诵博物功课的刘琴轩老师们，在上课时也出自善意地劝学生们“一心读书，莫谈国事”。

真如古诗所说：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时，我们学校的布告栏里，贴出了校长王纪初亲自签名的布告：“第十二班学生段时钦，偷盗学校电话机零件，破坏公物，品质恶劣，即予开除学籍。”这一布告，在各班同学中轰动起来。因为不少同学都知道段时钦虽然期考成绩落后，但并非偷盗之流。

据说，学校当局只是在他的书斗里的成百个零碎电话机件中，搜出一件，属于西门子工厂出品的，就断定人家是偷学校的。同学们都见到段时钦哭不成声地走出学校。就在当天晚上，校务处门前贴出如下启事：

“学校当局，无理开除同学段时钦，希望各班同学，即行选出本班代表两名，于今晚七时，所有选出的代表，都到十二班教室集合，共商对策。”

从一九二七年以后，开封成立了国民党省党部。虽然省主席还是从河南的土生人物张筠以及当地军阀万选才等所选任，但蒋介石的下级骨干以及汪精卫和陈公博的门徒，公开组织起开封市工会、学生会，以帮助蒋匪帮巩固统治和欺骗群众。

我们十三班选的代表，一名是信阳人肖汉英，另一名是我。当时全校的二十六名代表，开会研究要据理力争。要求收回段时钦并在代表中推出三位常任代表，都是三年级学生，冷继光、魏圣道和王伟。这时，多数代表，平时专心钻研功课，社会事情了解不多。而今晚举出的全校三位常任代表之冷继光、魏圣道（以下简称冷、魏），都是开封市学联会的委员，还是国民党的改组派。据说他们每月完成他们上级所付与的任务，还分到一部分薪金津贴。这样，表面上举出的主要代表，竟被平时为同学们暗称为黄色市学联的腿子们，夺去了主要权力。但也有几个思想进步的同学，象三年级的王伟、海观澜；二年级的许冠英、祝锡祺和陈绍毓们，他们都参加过社会科学研究会，都有一定的正义感和对于改组派的愤懑。以当时冷、魏二人主持第一步先向开封市学联去请愿，希望市学联主持公道，达到收回段时钦这目的时，当即有许冠英、海观澜指明：“市学联是省政府的帮手，也决

不会对学生主持正义。指望市学联出面干涉顽固的学校当局，最后的结果是徒劳失望。”世界之事多是这样：当真理还不为多数人们所了解的时候，虚伪的骗局，仍可垄断市场。这晚上，因为过半代表还相信市学联会是代表学生利益的，其中有部分代表还不明冷、魏二位为人的内幕。所以，讨论结束，仍是半数以上同意先向市学联请愿这一步骤了。

晚饭后，海观澜（后称老海）对我说：“他们主张请愿，咱们也应参加。一来可以了解情况，二来可以随时揭穿他们对于群众的欺骗。他这一说，我心中也有了尺寸。

第二天上午，我们全体代表，不约而同地齐集操场。冷、魏两人他们象有人赋予以领导特权似的，向大家告诫说：“我们到市学联去，一要有纪律，不要乱说乱动；二是每班只许一个代表发言，说明道理后，听从市学联的领导决定办法。”

他俩宣布以后，连昨夜经全体代表同时推选为常任代表的王伟，也得不到他们一言推让，就气势汹汹自动地领队向开封市学联会出发。

走进四壁贴着“读书救国”一类标语的会议室，只见窗前坐着两位大学生模样的人，在下象棋。我们满满的围坐在会议桌前，他们象不曾看到一样。约等五分钟之后，冷、魏二人才恭恭敬敬地走向他们，耳语了几句，并扭头向我们介绍：一位大个方脸的是学联的樊主席；另一位白净长脸细高个的是学联秘书傅先楷。这两位并坐在会议桌一端的主席座位之后，冷、魏二人又是自动带头向他们报告段时钦被学校开除的情况。只是他俩介绍情况时，几乎是象根据学校当局开除布告的原文，又加以详细的解释。致使听到的人，都觉得学校开除一位学习落后、品质恶劣的学生。至于学校的

电话机零件，是否为段时钦所偷去，象是无足轻重，不须认真置问似的。

三年级同学王伟，是个汉大心直，平时爱读文学书籍，善于滔滔演说的人。自从昨晚他被选为全校三位常任代表之一后，他还不曾发言。大概他这时也听出冷、魏二人对市学联的报告，根本不是代表同学陈白冤诬，反而象替学校当局申述开除理由。于是，他昂然起立说：

“我们全校十三班的意见，是我们校长王纪初开除段时钦，完全是不讲道理的。全校同学都知道这个同学是特别爱好钻研电学知识的青年。难道他平时收集在他书斗内的西门子工厂出品的零件之一，有啥根据咬定是偷学校的公物，而加以开除？我们全体代表，希望市学联主持公道，通知我校当局，立即收回开除的乱命。”

我随之详细说明：我和段时钦是邻床紧靠，他是一心爱好数、理、化，确有优点的青年。电话零件，确是他早自备置的，决不是偷盗公家的。

相继还有三、五位代表，都作了证明学校当局确系无理开除的发言。

这时，市学联的主席和秘书，都笑容可掬地说：“贵校发现这一事实，我们昨天已经听到，并且十分关心，已经作了初步研究，据说：学校电话机丢一零件，确是真的。段时钦同学，平时学绩很坏，生活浪费，也是事实。我们还要进行认真调查，弄个水落石出，再和王纪初校长协商，作出合理处理。希望各位代表，回校报告同学们，安心上课，以读书救国为重”。

这时，冷、魏二位，好象警犬一样，嗅觉非常灵敏，立即双双站起来说：“樊主席和傅秘书已经向我们指示明白

了，市学联自会为我们主持公道。我们就返校向同学们妥为传达，等候处理。”

就这样，我们二十六个代表，除冷，魏二人留下外，大家刚走出市学联的门槛，有的说白跑一趟，有的嘟囔着说“失望、失望。”散漫地返回学校。

走出校门，大家四散时，老海低声向我说：“明天下午二点，咱到利他社玩玩去，你在宿舍老等我。”

一出开封南门，沿城河东走约半里许，有个公园名叫利他社，据说北伐以前，原来是袁世凯家在开封修成的花园。自从一九二七年以后，西北军冯玉祥部队占了开封，就把它改为公共娱乐的利他社，园里有三十多亩面积，大部种植各种四季花卉。还修盖了亭、台、楼、阁，人造山河。并且栽培了成行布列的青松翠柏，还设置了图书室、娱乐室等场所。平日游人不断。一遇星期日，络绎往来的多是学生。

次日下午，我随老海一进入利他社，他就领我来到一处假山脚下，松荫深处的一方石凳上，他从袋内掏出几把花生，我们就貌似颇为悠闲地边嚼边谈。

老海问我：“你对昨天市学联向咱代表的答复有什么意见？”

我对这一事，昨天看出所谓樊主任和傅秘书，只是应付几句，把学生代表送出了事。但我还没认真加以思考。老海象看出了我思想的底蕴，就直截了当地谈下去：

“昨天，我们走出市学联，你留意否？冷、魏二人就暗暗被留住了。现在咱们开封的市工会、市学联，他们名义上仍说是代表群众的组织，实际上他们都是被蒋介石的省政府省党部操纵紧紧的。这些机关所任用秘书之类，也都是被上司的金钱官职豢养成了巴儿狗。前两年，改组派的头头汪精

卫、陈公博等，和蒋介石还有个人权力之争。现在，他们为了压迫人民，镇压革命，已经合流一体了。说不定到下星期日，全校代表，二次开会之时，冷、魏二人，还会说啥巧话，或再出什么馊点子来欺骗同学们。”

经过老海这些说论，我自觉对社会知识和革命形势，所见极浅。老海炯炯的目光向我注视着说：

“小符，你愿不愿意参加革命组织？”

我猛听到他这一问，心中谈不清当时是有些奇怪，还是有些沉闷。想起自己在暑假后开学之初，就由潘田言老师所介绍，参加了社会科学研究会。上个月，老海已介绍了我参加了青年反帝同盟。难道我不是已经参加了革命组织吗？这样想来，我就直截了当地问他：“还有什么革命组织我没参加？”

老海这时嫣然一笑，好象他很有一些奥妙似的说：“你过去参加的，都是共产党所领导的，进步群众组织，也是革命组织。可是，历史发展是有科学根据的，社会现实是十分复杂的，反动势力当前的统治，也是相当顽强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革命事业的进展，也都不是笔直向前的。这一切事实说明，不要说将来要实现共产主义，眼前要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战争，没有一个正确、适当的方针政策，和有组织、有纪律的政党，根本不可能实现胜利。”

这时，我心中猛地冲动而高兴起来，说：“老海，我还不知道你是共产党员呢，你今天是说，也介绍我参加共产党这个组织吗？”

谁知他并不立即答复我。只是把他大大的嘴唇拍了几拍，象有所难以启口似的，才对我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中最有觉悟的先锋队组织。我们的政策觉悟还很低，现在还

够不上参加。而且你的年令还不足二十岁，你现在应该参加的是共产主义青年团。”

这时，我的头脑有些不冷静，进一步向老海问：“这一参加咱还不算共产党员？！”

现在想起，我这一问，又可笑又糊涂。可是老海却从容地说：“咱算是青年共产党吧！反正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献身奋斗是一样的。”随即他又对我说：“我、你和三年级的张杰（镇平人）编为一组，今后正式过团的生活。”

过了三天的晚饭后，冷、魏二位通知又一次召集各班学生代表会议。当部分代表，向他们询问市学联有何通知时，他们胸有成竹地说：“收回段时钦问题，市学联和我校当局，再三争议，尚未得到结果。市学联叫转告各位代表：“咱全体应去省政府教育厅请愿。请求教育厅以命令行事，学校可能有收回成命的希望……”。他们的意见没露底，有些代表就站起来说：“请愿、再请愿，头头们都是官官相护。”有的说：“市学联不敢批驳咱校当局无理迫害学生，教育厅还不是更支持他们所委派的校长胡作非为。”接着三年级代表张杰和王伟说：“市学联的新官僚，不肯为学生主持公道；教育厅的老官僚，更是学校顽固当局的封建靠山。”这时，冷、魏二人，竟用拳头，把桌子捶得通通响，暴声厉色地说：“蔑视上级，目无政府的言论，不是我们当学生代表的人所应该说的。谁再发表谬论，谁负责任。现在去不去到教育厅请愿，大家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这样，由于市学联在本校的喽罗冷、魏二人的责难和监视，二十六名代表中，竟有十八名举手。我和老海等八个持反对意见的，第二天也只好随同大家向省教育厅参加请愿了。

这次请愿的结果，表面上是教育厅长沈鸿烈，把各位代表招待在前面设着洁白桌布的会议桌前，背后曲曲折折摆开绸质彩画屏风，脚下铺着彩色的绣花地毯，每人面前由卫兵送来清香沁鼻的浓茶，礼貌上象把我们当贵客，招待了一番；而临到代表们向他陈述王校长开除学生，确无根据，且不合理这些确凿事实，沈厅长只说了：“他早已了解我们学校的情况，现在也明白代表们的意见。如何处理，本厅自有主张。当前，开封有奸党造谣生事，希望你们安心求学，勿受利用。”

沈厅长说到这里，这时，冷、魏二人带头起座，领大家回家。但多数代表们脸上十分气愤。

又是一个星期日的上午，老海约我走向开封东城外的齐鲁公园。只见里面除一些树木花草外，还有几座雕梁画栋式的庙宇，前面坐着三三五五的老汉，在秋天的阳光下谈天。原来这座公园，近两年改为养老院。当我们进来走向几株垂柳掩荫下的一座茅亭的时候，忽见张杰同学和潘田言老师，已先我们而至。他俩正在亭子前的石阶上，面前摆着“两国兴兵，黄河为界”的棋盘而对弈。

老海低声对我说：“今天咱们开第一次团小组会，潘田言老师亲临指导。”

表面继续下棋，小组会议开始。我是初次参加会议，不好轻易发言。当老海和张杰叙述了二次请愿和目前全体同学和大部分代表的情况以后，潘老师就说：“指望向政府请愿，决不会有人主持公道。目前大多数同学和代表，对教育厅、市学联，以至冷魏二人，都丧失了希望和信任。而对段时钦无理被开除的同情和对王纪初长期压迫青年的封建蛮横，深深痛恨的情绪，日见激进。从这一事件的本质看来，

表现广大青年学生革命情绪的提高。我们应该时时揭破改组派们对群众的欺骗，而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把青年领导向前。目前主要的斗争目标，就是反对顽固的王校长，无理开除学生。”在潘老师这些明白分析之后，经过我们的讨论：要组织进步学生，到段时钦家慰问。并尽可能团结多数主持正义的同学，用群众包围的声势，向封建顽固的王校长，作面对面的说理斗争。

重阳时节，校院的树叶，已经开始随风飘落。经过校内慰问后，段时钦的家属，已经把他们油印的，学校无理开除学生的告白书，分别送寄给本校职员、各班同学、以及开封市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会。学校表面上暂时象初冬的地面结了一层薄冰一样平静。而多数学生的心中，正蔓延着反对封建压迫的火种。

三年级的国文教师胡齐民，还兼任本校图书馆主任。除上课时间以外，他的精力，全用在帮助学生阅读进步书报上。报纸上符合真理的文章，他都先用红、兰铅笔标明，以便读者留意。鲁迅、郭沫若、蒋光慈等有价值的著作，他都放在便于阅读的案前。在馆内人不拥挤的时候，他还把几年前出版的《新青年》和《向导》杂志，借给参加过社会研究会的同学们阅读。

一天，我们刚吃过早饭，同学们挤在操场上传球。突然，跑过来十几名黑衣的武装警察，一字排开，把图书馆门围了。大家都停球佇望，只见他们中，有几个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气势汹汹地冲进门来。这时，一些平时了解胡齐民老师的同学，都在为他担心。只是隔了三、四分钟时间，忽然传来他们的吆喝声：“跑了，跑了，大概从屋后的窗门跑了！”接着这些人面兽心的黑狗，立即散落在图书馆四周的

每个角落，翻腾搜查。一位警官暴怒地下令：“学生们一律各回各教室！”同学们只好慢慢从操场散去。

到了午饭时间，同学们才无限庆幸地悄悄传语：当警察刚进图书馆门前时，胡老师就机警地跑进内室，打开窗门，逃得无影无踪。

原先，我想象中潘老师的住所，一定在哪个偏僻幽静的胡同里。谁知老海引我走进开封市比较繁华的鼓楼大街，坐北向南，门西是人群拥挤、声音吵闹的饭馆。进入后厢房的三间小楼上，用白洋布隔成两个内间，我俩一走进，正在静读的潘老师放下书本，向我们倒上两杯开水。他和老海，交谈校内同学们的思想情况和反动当局的毒辣黑手逐步向我们学校伸展的情况。我初到生地，只好静听，忽听得门外楼板踏的通通响，原来走进的是前几天被警察搜捕而机警逃出的胡齐民老师。真使我喜出望外。当我正想不出适当言语向他致辞慰问之时，想不到这时他直截了当地问我：“小符，你有没有决心参加共产党？”

这时真令我无从对答。上个月，老海介绍我加入共青团时，曾对我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中最有觉悟的先锋队组织。”我难道有资格参加共产党吗？

想到这些，我只好胆怯地说：“我怕自己很不够条件。”竟想不到胡老师的性格，既细致更爽朗。他全神贯注地向我说：

“近月来，从你参加社会科学研究会、反帝同盟以及加入共青团以来的实际行动，我和潘老师做了研究，你是具备了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青年。现在一中七百多同学，在反动当局的压迫下，正酝酿着英勇的斗争。我们都应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受到实际的锻炼和提高。但是，必须向你